

《論屎》

中文系二年級

曹衡

有天我讀到陶淵明《飲酒》的「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」兩句，覺得他在園林間逍遙自在，那種快活，想說也說不出來。同學聽到，問我：「第二句是不是指，想去廁所，急得說不出話來？」原來他以為我在說「欲『便』已忘言」，中間那個「便」，是大小二便的「便」。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跟我開玩笑，但細心一想：「欲便」真的會「忘言」。當體內沉積萬年的火山要爆發、洪水將摧毀堤壩時，除了救亡，誰還在想別的事情？尤其是在街外，毫無通報預警，還要大小齊來，除了找廁所，還有甚麼事要做？不會對朋友高談闊論、不會與情人喁喁細語、不會對下屬指指點點……如果在每個人類的水杯裡加一點瀉藥，世界大概會安靜一點。

人們常說「人有三急」，究竟我們在急甚麼？我聽過很多版本，「廁所急，洞房急，生子急」是第一個；第二是「尿急，屎急，屁急」，但究竟何謂「屁急」，至今仍無人答我。不過，無論是哪個版本，「廁所急」顯然是公認的一種急吧？排泄這件平常事，管你是張三李四還是天皇老子都無法避免。有沒有發覺我們都盡量不對人說「我要去大便」，最多也是說「我要去廁所」？去廁所不就是要去解決生理需要嗎？為甚麼要說得那麼含蓄？另一個再含蓄的說法是「我要去洗手間」，去洗手間，十居其九也是去排泄——看到這裡，你一定會想：「不對，不對！我只是去洗手的，別斷章取義！」可是你沒有想到，只去洗手的話，根本只會說「我去洗手」。去廁所有甚麼大不了？人有這麼一種急，與生俱來，避忌甚麼？《史

記》就出現過臣子對君主的話中有個「矢」字，矢就是屎，古人尚不諱言，現代人竟怕說屎說尿，覺得粗俗、市井；這是甚麼心理？

看來古人的思想較我們為進步。馬致遠還說「拋糞時教乾處拋，尿綽時教淨處尿」呢！那個「拋」字更是耐人尋味。雖然他生在古代，但思想前衛，教人有馬桶不用，還要尋找「乾處」和「淨處」來「拋」，若生在現代，先是被罰千五大元，後是遭人偷拍下來，放上網絡受萬民鞭屍！不過也好，他遁隱山林，周遭都是花草樹木，四處便溺也未必影響市容，而且糞便還能當作肥料呢！當然，我並不是鼓勵我們要效法古人，隨處便溺，也別以為大小二便在古代是雅事。《史記》有段有趣的文字：「廉將軍雖老，尚善飯，然與臣坐，頃之，三遺矢矣。」郭開對趙王說，廉頗在座談間去了三次大解，趙王便覺得廉頗已是風燭殘年，不再重用。看吧！去幾趟廁所（茅廁）就予人行將就木、老而無用的感覺，「遺矢」這事，怎能說是雅？

儘管解決大小二便不是雅事，但它顯然不是醜事，嚴格來說，更不是一件污穢的事。我們可曾見過貓狗、雀鳥的肛門處沾有糞便？野生動物或寵物的飲食最正常，生活太有規律，完全是健康的典範，所以排泄時從不沾污自己。我的生物科老師常說，其實我們根本不需用廁紙擦屁股——前提是作息定時、飲食正常。沒錯，真正正常健康的人，從不會視大便是件髒事，因為糞便很難依附在他的皮膚上！正因為我們不怎麼健康，糞便發展到軟硬不同、顏色不一，才讓我們覺得，大便這件事是那麼可怕，需要敬而遠之。我們常罵人「吃屎」，滿口屎尿，固然令人不悅，可是從正常的角度去談屎論尿，也別有一番趣味。